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

子-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略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也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發語 謂曰字與 粵越通用 稽考也 言

古之帝堯 曰放勳 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 欽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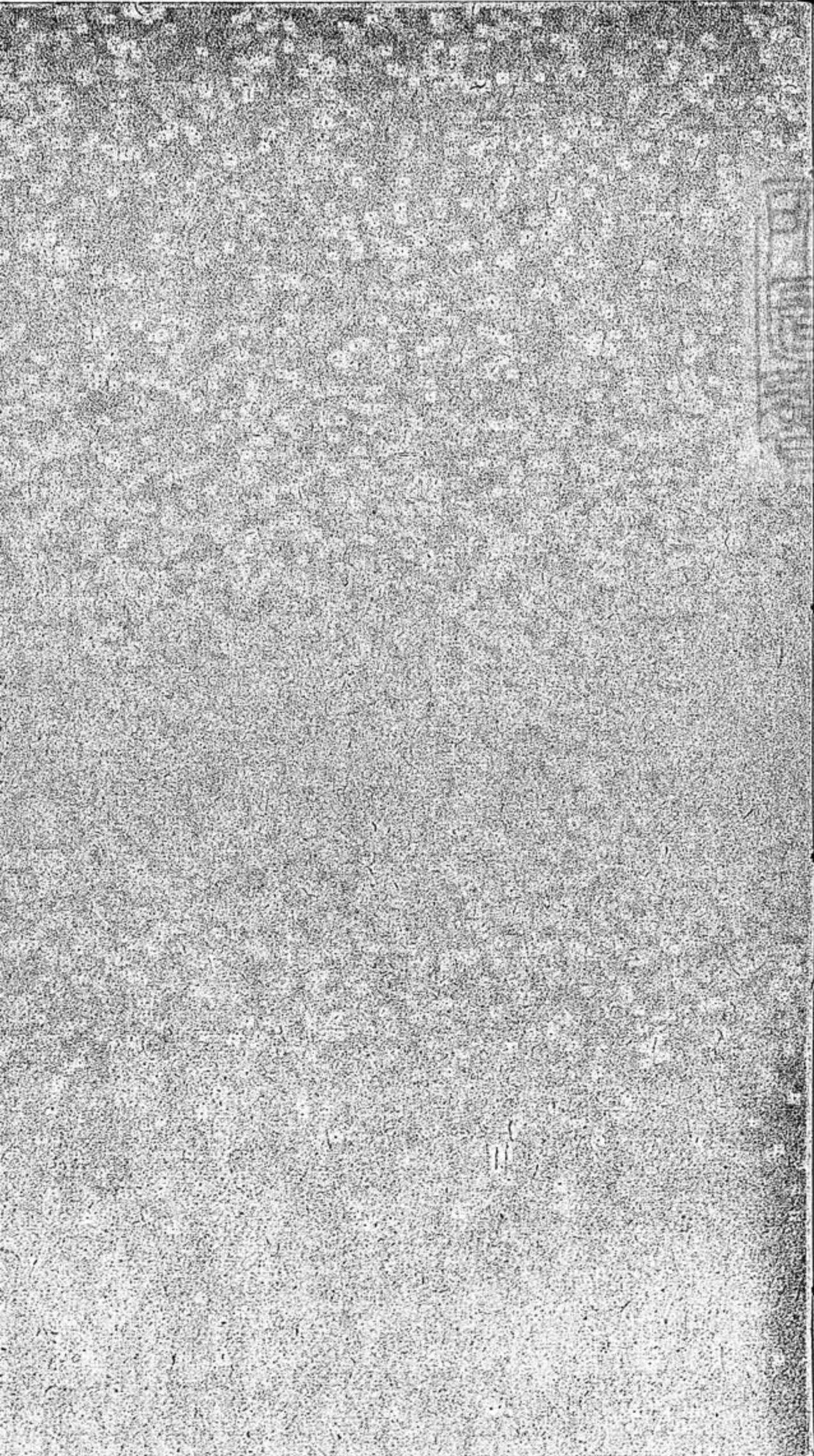
安安 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 四表 四外也 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 明大

至也 上天下地也 九族 既睦 平章百姓 既已也 睦和

也 百姓 昭明 協和 萬邦 黎民 於變時雍 亦

化也 時是也 雍和也 變





大學衍義節畧卷八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吕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

今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

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陵之為人稍愚直也

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

為太尉吕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真德秀曰此以參何之驗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酈商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呂立文帝



真德秀曰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而劑量之故所以為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嘿寡言於人未嘗有叩擊之素

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武帝末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為昭帝又以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即羽林道上稱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益也光專



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

沐日奏之

司與何通用出沐謂休沐也

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

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

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

軍之廣明都郎近耳

廣明地各都郎即前都試郎羽林也

調校尉以來

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

言燕去京師遠十日內事燕王何由便知

且將

軍為非不須校尉

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

時帝

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亡謂逃也

捕之

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至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真德秀曰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定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媿於高帝也桀等皆

所圖書

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天性夙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志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故人君必先正其心不為諂惑不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羣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給事中裴士淹以辨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

瑄爲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
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
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
何任之乂帝默不應

真德秀曰明皇之爲人也異哉以爲闇邪則其評
房瑄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爲明邪
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爲開
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
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斤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
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

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人主一有好
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
卒蹈闇繆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臣廉竊謂明皇之於臣下其評論則係乎知見
而有當有不當者格物之功未至也其用舍則
係乎好惡而有當有不當者誠意之功未至也
大學之教莫急於格物誠意漢唐以來爲君者
舉皆不知大學之道其知人用人之謬戾豈獨
一明皇而已哉有不盡然者亦天資之暗合耳
武宗即位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

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真德秀曰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而德裕卒爲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其邪正也及相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

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况肯他有依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鄙猥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爲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

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我以朋黨議小人則小人亦將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

同惡則爲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臣廉竊謂宋歐陽脩作朋黨論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小人見利而爭先利盡而相賊君子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仕國則同心而共濟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與裴度同德同惡之說相合

姦雄竊國之術

秦昭三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爲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程大賈呂下

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為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而請呂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

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為子楚乃遂獻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謚孝文王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為王尊不韋為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真德秀曰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為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



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以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亦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進二君之死而

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爲太子遂以黃代芊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

畏謹母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為恭儉成帝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

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傳太后稱尊號事遣就國

真德秀曰此莽飾偽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篡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以聖人畏諸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女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

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
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
夫咸言安漢公盛勲堂堂如此今當以后奈何廢公
女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
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
選衆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爲
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爲宰衡位上公

真德秀曰莽旣顛國柄又求爲后父則其尊莫與
匹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僞之態若不得已而後
受焉自是身爲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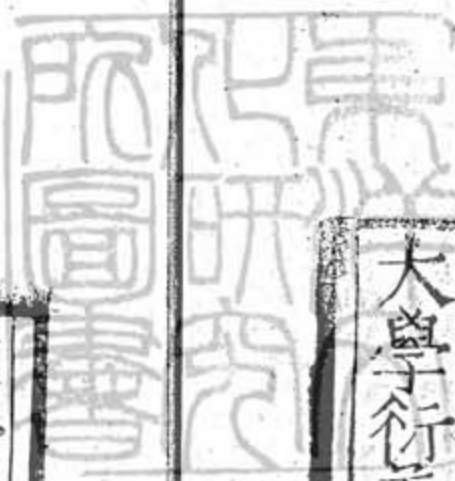
出於已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殺伏
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天下大
抵類此

莽先所自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爲郡國造歌謠頌
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
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
帝崩莽也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
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蹤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
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
此始莽使羣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他但欲稱攝以

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後又稱符命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

臣廉竊謂以居攝踐阼為周公之事乃漢儒釋經之誤先儒蔡沈書傳言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又言周公以冢宰揔百官而已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嗚呼必此論明而後無王莽之禍

大學衍義節畧卷八



大學衍義節畧卷九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為郎中令高宦者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